

迁

QIAN

李维亚·O 著

高中版《草样年华》，校园版《士兵突击》

中等生

ZHONGDENGSHENG

肖晴◎著



吉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迁 / 李维亚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4.1

ISBN 978-7-229-07285-8

I. ①迁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94301号

迁

QIAN

李维亚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罗玉平

责任校对: 杨 婧

装帧设计: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·陈永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20mm×1000mm 1/16 印张: 22.75 字数: 366千

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~32500

ISBN 978-7-229-07285-8

定价: 36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- 第一章 铁血西迁 / 1
- 第二章 国华中学 / 16
- 第三章 去延安 / 33
- 第四章 德利碱厂 / 49
- 第五章 特殊党费 / 58
- 第六章 军布业联谊社 / 73
- 第七章 进口棉花 / 89
- 第八章 留党察看 / 108
- 第九章 遭遇空袭 / 120
- 第十章 传奇商人 / 131
- 第十一章 铲除间谍 / 143
- 第十二章 扩大军需 / 157
- 第十三章 见若去印度 / 173
- 第十四章 曾家岩 / 189

第十五章	民主建会	/ 198
第十六章	军需危机	/ 207
第十七章	报道黄金案	/ 220
第十八章	两地家书	/ 228
第十九章	办报风波	/ 238
第二十章	“田教授”	/ 247
第二十一章	伉民负伤	/ 257
第二十二章	血染较场口	/ 266
第二十三章	谈婚嫁妹	/ 277
第二十四章	三呼和平	/ 288
第二十五章	转移农村	/ 301
第二十六章	建立农会	/ 311
第二十七章	二五减租	/ 319
第二十八章	胜利归队	/ 328
第二十九章	回大陆	/ 339
第三十章	驿动的家	/ 350



第一章 铁血西迁

1938年的秋天与往年不一样，八月白露秋分，两个节气都过去了，长江三峡的江水仍不减盛夏的势头，洪水滔滔，不可阻挡。往年三峡秋天秋雨绵绵不断，今年迟迟不下，据老年人说：“今年的天气几十年难遇！”

长长的武汉至宜昌的汉宜公路上，从东向西的汽车、马拉车、牛拉车、人力车，络绎不绝。各式车辆上装满了从武汉三镇拆卸出来的各种机械设备，挤满了操着不同口音的男女老少，这股一眼望不到头的人流车流，熙熙攘攘拥挤裹挟得像一股铁流。武汉会战已经告急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，工厂西迁到重庆，难民西迁大四川。人们把生存希望寄托在西迁，把财产的保存再生寄托在西迁。

往日宁静的宜昌小城，各式客栈里，大街小巷上，每个屋檐下，住满了、站满了、挤满了等待坐船西迁的人们。码头上趺船边，站着、蹲着、坐着、睡着黑压压望不到边的人群，维持秩序的士兵的叫骂声从早到晚一刻也没消停。船，这儿的人们此时需要它来救命保家。

江岸上，连延十几公里长密密麻麻堆放着需要西迁的机器和物资。江面上大小船舶装得满满当当才允许开走，到陪都重庆卸完货，赶紧又返回来。大小轮船刚刚靠岸套缆，立即被持枪的士兵团团围住，不许岸边的人自由上船，要求听候统一调遣。偶尔一艘轮船沿着江心穿过城市，直接向

下游开去，立即引起岸边铺天盖地的叫骂，使用的全是最恶毒的语言，声音盖过了轮船的汽笛。开船的人也许听得到，他家上至祖先，下至儿子孙子，连同他本人，被数万人咒骂死了千百遍。

宜昌，这座小城，仿佛全是焦急等待坐船的人和等待装船的机器，困在宜昌码头上的人和机器，好像永远也装不尽，运不完。

江边汉渝大街西式小洋楼的“迁川委员会”，是专事本次西迁临时设立的总指挥部。时间已是子夜，二楼总指挥办公室仍然是灯火通明，宜昌大撤退总指挥卢作孚坐在桌前，第九次签发出同样内容的加急电报：

重庆：中国军政委员会：

撤退到宜昌的工人已超过10万，机器物资近20万吨，人员物资还在昼夜不停地增加。铁轮甲驳，数量太少，限定日期，日益临近。请迅速组织川江木船，来宜支援迁川。

迁川工厂委员会

民国二十七年九月八日夜

担任总指挥以来，卢作孚每天睡觉一两个小时，吃住都在指挥部二楼。屋里电话铃声昼夜不断，电报像雪片似的拍来，国民党达官贵人要舱位、兵工厂装运机器要驳船、民用工厂撤退什么样的船都需要。他没有对策下楼，楼下站满了来要船的官员、老板、学者、校长……。如果不是士兵把住楼梯，这群人肯定挤上二楼了。卢作孚心里，十多万西迁人员，二十多万吨西迁物资，谁都让他割舍不下。这些人是民族的一群精英骨干，这些机器物资是中国民族工业仅存的一丝血脉，他知道保存这群人和他们的机器物资对于抗战，对于国家意味着什么。但把这些人和物资逆水行舟六百多公里，单凭民生公司一年也运不完。

宜昌市民跟西迁的人们一样，每天都在惶恐中度日，一到天明，城里各式各样的人就陷入一片恐慌。这些下江人和机器不运走，日机的轰炸就不会停。卢作孚总吩咐士兵，对宜昌居民要客气，他们发牢骚，听了要克制。

卢作孚每天都在盼望川江木船快快前来支援，共同完成宜昌大撤退的使命，他能做的就是反复催促。他知道川江船工来支援，意味着舍去身家

性命！一颗炸弹要是落在船上，骨头都捞不回去。想到这里，他焦急地拿着电报，走到秘书跟前提醒道：

“给军政委员会发报，我们可以叫急！给重庆、涪陵、万县保安司令部的电报，务必要客气点。”

“给渝、涪、万的每份电报，都加了请字，都说了请念在同为炎黄子孙，誓为驱除倭寇，请伸出援助之手。”秘书睁大眼睛满脸认真地看着总指挥，小心地回道。

“那请你把给渝、涪、万的电报再发一遍！”卢作孚别无他策，心有所盼地说。

“今天一天就已经发了九遍了。”秘书小声说。

“我说的是再次重发！”卢作孚嘴角抽动了一下说。

“这会儿已是深夜凌晨了，发了人家也收不到！”秘书为难地说。

“深夜凌晨了也要再发！也许我们为抗战没睡觉，或许他们也彻夜未眠！”卢作孚正色庄重地补充一句。秘书不再吭声，拿着电文稿快步而去。

卢作孚走到窗前，面对漫天繁星的天空，他为天亮以后的又一个晴空万里而焦躁难安。

天亮了，晴朗的天空飘着白云，秋风徐徐，清清的，凉凉的，抚摸着每个人，每寸土地。

宜昌城里，人们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，只有焦虑和担心。

人们最不愿意听到的空袭警报凄厉地响了起来，又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再次从天而降。城里的人，江边的人，船上的人，所有的人，紧张地仰起头，一瞬间，像无数个羊群漫无目的慌乱地奔跑起来。

从沦陷区飞来的日军轰炸机群，今天比前几天更多。临近宜昌上空后，迅速呈“一”字形梯队排列，从东向西俯冲下来。宜昌机场起飞的苏联空军志愿军大队的歼击机，迎击上去，打中几架日军轰炸机，中弹日机拖着浓烟，栽进长江，溅起巨大的水柱。护航的日本战斗机成群地扑了上去，飞机顿时像黄蜂一样布满天空，苏军飞机寡不敌众，只有招架之功。

江岸两边的山坡上，中国军队的高射炮和高射机枪一排排炮弹和子弹愤怒地射上天空，一架日机在空中颤抖了几下，随后下坠爆炸。骄狂的日机不可一世，转而对着高射炮和高射机枪阵地疯狂地高空投弹，一串串炸弹扔下来，阵地上弹坑累累血肉横飞。

子

日机在空中占据了优势，护航的歼击机对着奔跑中的士兵、工人和平民百姓疯狂扫射，猛烈的机枪子弹打得沙滩鹅卵石的碎末四处飞溅。轰炸机向平民区投下数百吨炸弹，城里爆炸声震耳欲聋，房子成片成片地倒塌，民房燃起熊熊大火，屋里来不及躲避的人连同桌椅床铺在炸弹爆炸的瞬间炸碎，抛向空中。大街上无数奔跑的行人中弹倒下，身上溅出一股股鲜红的热血。江岸机器堆里，爆炸形成一个个巨大的抛物线，机器残片混合着人的肢体扔在江中和沙滩上。江面上，刚靠码头的轮船，连排的本船被炸成碎片，升起滚滚浓烟。

炸弹投光了，油料耗尽了，残暴骄横的日机才返回去。

黄昏，汉津街一间歪歪斜斜的民房，门口贴有一张白纸，上面写着“迁川工厂纺织同业公会”。房屋被炸弹震得砖木分离，摇摇欲坠，屋里的人个个衣衫破烂。一个长着长脑袋，年纪在四十岁上下的瘦个子，对大家念着一份不知从哪里得来的发自武汉的电报：

……货轮集中运输印钞机、金条钱币、造枪炮的机器；客轮运输他们的员工……

电报念到这里，他对大家扬扬手中的电报纸，难掩胸中的怒火，忍不住骂了句：“妈的，幸亏我们走了。真是人分几等，货分贵贱。停泊在汉口的轮船，全部由军警控制，民用工厂根本排不上号，从武汉直航重庆，在宜昌不作停留。昨天装满开走的两艘轮船，还是卢作孚把从万县下来的轮船硬扣下来的。”

他的话音一落，顿时七嘴八舌的义愤声、埋怨声、争吵声响了起来，整个场面乱成了一团。

“大家都清楚，黄金钱币装得满几艘船？实际上是政府官员的三亲六戚，达官贵人的姨太太都要优先运输。国民政府不管我们这些小家小气的

小老板，我们怕是要在这儿等死哦！”瘦个子气愤地继续说道。

“骂得好，苏正太！”说话的是范子宿，一个三十多岁中等个子的男人。看上去头发稀疏，戴副金丝眼镜，斯斯文文的样子，他留学英美归来后，在上海开了一家鸿昌公司，在纺织界赫赫有名。范子宿说完，摇了摇头又道：“但是骂得再好，有用吗？今天白天这个阵势，好吓人哟，再熬几日，不被炸死怕也被吓死了。”叹了口气又道：“这西迁如此艰难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呀！”

“民国政府就是一帮骗子，把我们劝到宜昌来就不管了！”

“川江上木船多，不等轮船啦，用木船运输。”屋里人七嘴八舌说。

“木船运输！大家都看到了，宜昌这儿一百多艘木船，昨天装满走了，剩下来的在修的几艘烂木船今天又炸沉了。”范子宿平静地对大家分析说：我没有走过川江，听说木船从宜昌上水去重庆，走一趟得将近大半个月。一艘木船装二十来吨，码头上机器设备二十几万吨，还有十多人，加在一起需要多少艘木船啦，如果等昨天那一百多艘木船返回装人装货，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装得完。恐怕那时武汉已经失守，日本鬼子早就打过来了。”

范子宿这番话恰恰是这几天来大家所担心议论的事儿。他的话说完，屋里的人沉默了，南京失守日军屠城的惨状，大家想起就心有余悸，屋里一片死一般的寂静。

门外响起急促的脚步声，两个男子疾风般地闯进了屋来。走在前面的人三十来岁，身材高大，国字脸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宽肩直背，神态平静祥和一副读书人模样。紧随其后的一位短裤盖膝，皮肤黝黑，一看就是长年在江上求生活的人。

屋里的人，都是从上海、江苏上来的下江人，这两天已经彼此熟悉，进来两个陌生人特别抢眼。范子宿仔细端详读书人模样的人，突然兴奋地向读书人擂了一拳：

“徐伉民？你怎么来了。”

“拯救你范老兄呀！”叫徐伉民的满头是汗，也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老朋友范子宿，忙握了握范子宿的手，喘着气，用手抹抹汗珠说：“协助民生轮船公司，来接大车师傅和工厂设备进四川啦。”

“你老弟没开玩笑吧。”范子宿带着怀疑的目光看着徐伉民，推了推挂在脸上的眼镜问道：“你真是来接我们的？”

徐伉民一本正经道：“这个时候啦，我跟你开什么玩笑？”

徐伉民的隐蔽身份是中共万县县委副书记，他奉长江局“川江沿线县委尽力协助宜昌内迁物资和人员撤退”的指示，近段时间带人分散到各县船帮，运用各种方式，苦口婆心动员船帮来宜昌参加西迁撤退。适逢万县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萧中兴也在执行上峰命令，两支队伍不约而同到船工中间做工作。

船是船主和船工的命，他们说：“保安司令部平时凶得很，这关键时刻一不给钱！二不抚恤！要我们会拿命去冒险，门都没有。”

徐伉民一行人都是读书人，茶馆表演快板书、弹竹琴，街头上演小话剧，人多时激情演讲，人少时促膝谈心，一个目的，为了不当亡国奴，为了不亡国亡种，长江三峡人得去帮帮待在宜昌的下江人。半个月的说服宣传。船工们松口了，说：“徐先生平民一个，他带着人挨家挨户说好话，还愿意跟我们船帮一起下宜昌，我们就给个面子。”

范子宿仿佛在湍急的漩涡中，筋疲力尽地挣扎时突然抓到了有人划过来的一支舢舨。但这事也来得太突然了，他几乎不相信：“你用什么办法接我们进四川？说来给大家听听！”他提高了嗓门问道。

屋子里几十双眼睛一下子转向了这个陌生的男子，对他投以怀疑的目光。其实也不奇怪，国民政府南京保卫战失利后，曾经打算将所有的轮船在南京上游沉江，用沉船来阻挡日军军舰。卢作孚得知消息，想到民族工业、工程技术人员、机关学校的西迁，三番五次找到国民党当局反对这种愚蠢的阻挡方案，他三番五次找国民党当局苦苦哀求：将民生公司保存下来用于西迁。先是西迁武汉，武汉守不住，又迁四川。这半月来，民生公司的二十多艘铁轮独木难支。卢作孚冒着极大的风险开通了川江夜航，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往返运输，但码头的货物仍然堆积如山。卢作孚又向他们宣传：川江木船会来宜昌，协助运输入川，十来天过去了，并不见川江木船前来支援。将身家性命转运来宜昌的工厂老板们已丧失信心，有人出高价去找英国人的铁轮。可是你出价再高，英国人的铁轮只有两艘，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

徐伉民清楚大家对他在怀疑，清了清嗓子，大声说：“两个字，转运！”

然后解释道：“从这里往上走二十多公里，有一个地方，叫三斗坪。那里地处西陵峡谷，江岸上有一块地势平坦的沙坝。川江船帮的船工们下来时带我去看了地形。”徐伉民用手拍了拍站在身边一同进来的壮汉接着

介绍说：“他就是川江船帮万县帮的帮主俞长江。”壮汉朝大家点了点头。“宜昌码头上这些机器设备，先转运去三斗坪，再陆陆续续转运去重庆。三斗坪两岸高山峡谷，即使日寇打到宜昌，要攻进三斗坪，也十分不容易。我们的高射炮、高射机枪集中守卫那片天空，也可以保证大家的安全。”

话音刚落。“哦！……”屋子里响起一串长长的惊叹声。

屋里的人刚才焦头烂额，走投无路，现在突然生机降临，一时木头木脑，呆在那里。率先反应过来的人说：“那还不快去看看！”

“看什么看，赶快转运！”有人抢白道。

“转运，也得有船啦？！”

屋里的人又七嘴八舌争吵起来。

叫俞长江的船帮帮主说话了：“船！万县、云阳、奉节、巫山沿江各县船帮下来了六百六十多艘木船，现在正在停靠宜昌码头。”

“真的吗？我们去看看。”所有的人，脸上绽开了笑容，接着争先恐后向江边跑去。

众人走出了同业公会，迎面过来一位身穿灰布长衫，五十岁上下，面容坚毅的高个子男人。

“会长回来了。”有人向他打招呼。

有人急迫地问：“会长，你们开会怎么说？”

会长站在路边说：“各位厂家，迁川委员会决定，立即向三斗坪转运。”

范子宿把徐伉民介绍给会长：“徐伉民，我在上海的老朋友，这两年在万县做事，他带了六百六十多艘木船来参加抢运。这位是光华纺织印染公司刘家顺董事长，纺织同业公会的会长。”

“你就是徐伉民，迁川委员会都在翘指赞叹你和萧司令的大名，你们是率先到达的第一批船队。见着卢作孚了吗，他是这儿的总指挥！”刘家顺心存感激似的问道。

“我俩分头在走，萧司令去了‘迁川委员会’，正在与卢作孚衔接。我们和俞老大先来见见老板们，凑巧，找到了‘纺织同业公会’，碰见了范子宿。”

刘家顺一手拉着徐伉民，一手拉着俞长江，转身向江边码头走去，纺织同业公会的二十多位老板跟在他们后面，来到码头上，只见浩浩荡荡六

百六十多艘木船正在靠岸。刘家顺带他们走进迁川工厂委员会，进屋就喊：

“老卢，卢作孚，卢老板！”

认识他的人对他说：“刘董，卢董事长坐汽划子到三斗坪去啦。”

刘家顺转身对徐伉民和俞长江说：“那我们去江边等他们回来。”

“等什么等，直接装船啦。”后面跟上来的人说道。

“你不知道规矩呀，这儿的船，由迁川委员会安排，你敢随便装船，当心当兵的把你当成抢船，找你的麻烦。”有人接话说。

傍晚，卢作孚他们回来了，前后三艘汽船，没等汽划子与岸上的锚桩把绳拴好。卢作孚急忙跳下来，从人群中一下认出徐伉民，一把握住徐伉民的手说：“您就是徐先生吧，看见你们浩浩荡荡的船队，真是雪中送炭啊！”卢作孚的手久久没有松开。

徐伉民说：“卢先生，你太客气了。千里江陵一日还，万县与宜昌山水相连嘛。要谢，得谢川江船工们啊。”

卢作孚明白了他的意思，走到机器堆上面，双手振臂，声音哽咽：“各位船老大，各位船工同胞，卢作孚给你们行礼啦。”说完，双手下垂，身子弯成九十度，向江边各位船工深深地鞠了一躬。然后抬起头来，神情悲哀而雄壮，大声说道：“你们甘冒被日本鬼子轰炸的危险，用自家的木船和自己的生命，参加宜昌大撤退，迁川工厂的同胞们永远铭记你们的大恩大德。”说完，再次深深地鞠躬。

船工们喊道：“卢老板，别见外啦，都是同胞，快吩咐装船吧。”

有人递给卢作孚铁皮话筒，他接过去，对大家喊道：“各位厂家，三斗坪岸边土地，由军需署补偿青苗损失费。机器转运到那里后，有国军弟兄们布岗放哨，保证大家的设备不受损失。通往三斗坪的航标灯已全部点灯完毕，绞滩站昼夜作业。请各位厂家和船老板组织民工装船转运，尽快把机器转运到三斗坪。价钱分大、中、小三种木船，按趟数付钱。”

天色渐渐转入黑夜，川江船工们拿出准备好的火把点燃照明。十几公里长的江岸到处是火炬，人流。各家工厂工人与船夫民工一起拆卸机器，装运上船，人声鼎沸。江边上响起新编的搬运号子：

“同胞们呀，加紧搬啦！接大车迈，进四川呀！掌稳舵迈，张开帆呀，大车兄弟不要烦迈，报仇雪恨永不晚呀！”

第三天黎明时分，涪陵的木船队陆陆续续到了，随后，重庆的木船队

陆陆续续到了，宜宾的木船队陆陆续续到了。经过几个昼夜的熬战，宜昌江边的物资转运完毕。接下来，从三斗坪经万县、涪陵、长寿到重庆，江面上到处是装满机器和工人的轮船、木船，千船竞发。江岸上，险滩处，是纤夫佝偻的身影。六百多公里宜昌至重庆航线，响彻船工和纤夫的号子。长江上无数无名的船工和江岸上无数无名的纤夫，雨天顶着迟来的秋风秋雨，晴天冒着日机的轰炸扫射，日以继夜地抢运中国民族工业的精英力量和设备物资。

三

迁川运输线繁忙有序地开展起来了，徐伉民告别各位好友和俞长江等船老大，回到万县。

万县城里到处是抗战的歌声，徐伉民顾不上回家，先去国本小学，学校是一座观音庙改建，老地名叫观音阁。昔日的菩萨已经损坏，大殿改成了教室。学生这会儿已经放学回家，教师们正在批改作业和备课。看见徐伉民进来，忙起身招呼：“校长回来了！”他身兼这所学校校长，学校也是县委机关所在地。教师批改完作业走了，留下教师、县委书记欧阳聚奎与他谈工作。

欧阳聚奎个头不高，瘦瘦的脸颊，说话慢条斯理，一口上海普通话。听完徐伉民的汇报，欣慰地说：“依组织六百多艘木船，三千名船工，张满船帆下宜昌。看得出来，你在船工中很有威信。新编的号子也很有鼓动性，朗朗上口，有感染力。”

“这几天，组织万县到巫山、沿江几县的木船到宜昌参加抢运，保安副司令萧中兴起了很大的作用。”徐伉民补充道。

欧阳聚奎在屋子里来回踱了几圈，想好了主意，走到徐伉民面前说：“伉民，目前这个时机对我们太难得了，保安司令部只有副司令，没有司令，副司令萧中兴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。我们要报告上级，利用这个机会，为党多干点事情。”欧阳聚奎见徐伉民听了没吭声，知道他在想什么，笑着对他说：“上次省委组织部长李幼学同志来成立万县县委，到各县组

建恢复党组织，萧中兴沿途负责保卫工作，做得很好。阿拉看他的入党申请可以批准了。依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，抽时间找他谈话，为他举行入党仪式。”

“行，这事交给我，等他从重庆回来，我就找他谈。”徐伉民听了没有笑，郑重其事地说道。

“依走的这段时间，国本小学开学了，上次开会商量，依负责联系商会，争取商会出资把学校办成商会的义校，依回来要抓紧。”欧阳聚奎说。

“商界鲁嗣安这人开明，义气，他多次找我说，要我帮他找共产党，找他募集点资金，挂商会的牌子办义校。应该没问题。”

欧阳聚奎面无表情，像是在思考，说：“这事阿拉不宜出面，一直等依回来去办。”

天开始黑了，徐伉民去了二马路万县商会会馆，找商会会长鲁嗣安，商量学校挂商会的牌子。鲁嗣安年过五十，身材高大，他和徐伉民是莫逆之交，看见徐伉民，说：“你老弟一月不见，今日造访，必有要求，说出来听听。”

徐伉民对这位朋友也不客套，说：“国本小学开学了，经费却十分缺乏，你身为会长，不能一毛不拔，资助穷学生学费，就找你了。”

“区区小事，还劳你大驾，办学嘛，是做善事，我在粮油买卖中加收厘金，作为学校的奖学金，怎样？”鲁嗣安直来直去，给徐伉民一个满意答复。徐伉民听了喜笑颜开：“这下好了，办这所学校，我就想招收些穷人家的孩子，有你这句话，这事行啦。学校挂县商会的牌子，你高兴不？”

“你还有什么想法或者要求，一下说完。”鲁嗣安知道徐伉民脑子灵，他作为商人，心里也虚徐伉民几分。“今天没有了，有想法，改天找你。”徐伉民对这位挚友，也很真诚。

估计托他要办的事已经说完了，他也答应了，鲁嗣安对徐伉民说：“天色不早了，老规矩，在县城里，我不留你吃饭，谁叫你家有娇妻。”

天黑了，徐伉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。保姆开了院门，走进正屋客厅，传来妻子的责怪声：“宜昌正在打仗，叫你不要去，你非要去，你再不回来，我打算抱着孩子下宜昌，演一出孟姜女边关寻夫了！”

徐伉民的夫人左见若，二十七岁，毕业于复旦大学英语系，一米六六的身高，瓜子脸，白皮肤，身段凹凸有致，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子。丈夫从前线归来，她喜出望外，笑盈盈地从钢琴边站起来跟他开玩笑。

“娇妻寻夫我可舍不得！”徐伉民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，把外衣交给左见若，说：“这次去宜昌，你猜我见到谁了？”

左见若一边挂衣服一边回头说：“猜不到，我又没有跟着你。”

“范一子一宿！”徐伉民一字一句，拖长声音说。

“他怎么到宜昌来了？”左见若很吃惊。

“日本鬼子占领上海前，他迁到武汉，武汉即将失守，他又迁重庆，正巧我去宜昌，碰见他，他的工厂已经在去重庆的路上。他见了，埋怨我们回万县后，没给他写信，我说这战火连天的，写了，他也收不到。”

左见若说：“范子宿这个老板，是位有尊严的知识分子，宁愿吃苦受累也不愿留在沦陷区，令人尊敬。”她深情地看看徐伉民，摸着丈夫的肩头说：“还没吃饭吧，这两天，我揣摩你该回来了，每天都叫阿姨把你的饭菜用温水保温在锅里，等你回来吃晚饭呢。”徐伉民肚子饿得咕咕叫，保姆端来饭菜，他坐下狼吞虎咽吃起来，左见若看着心疼地说：“看你这样子，肚子饿了，也不晓得早点回来。”

四

经过在长江上六百多公里水路的艰苦跋涉，刘家顺、范子宿和他们的员工以及机器陆续到了重庆。一路上，银两只出不进，身上带的钱已经用完，下一步建厂资金得想办法。找银行申请贷款，银行回答光有机器作抵押还不行，得有市场销售合同。工厂初来重庆，厂房都不知建在哪儿，哪来市场销售合同。一个月过去了，贷款还是没有着落。各位老板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看着机器堆在码头上犯难了。

刘家顺和范子宿二人是聪明的生意人，他俩知道银行说得有道理，生意就是这样：要贷款，就要编个项目；要办厂，就要看准市场；要开工，就要找到客户。经过询问查阅，重庆及四川，以及整个西南大后方没有一家机器纱锭厂，都用手工纺纱织布，只生产土布，没人生产洋布。二人合计想出法子，找军需署，军人不能穿土布吧，争取签一份军用布匹加工合同，兴许能解决贷款问题。

经过登门拜访，生人变成了熟人，二人结识了主管军服分配的军需二处处长蒋侯阇。蒋侯阇三十出头，祖籍浙江宁波奉化，黄埔六期毕业，这蒋侯阇三十出头就混成上校处长，与他的蒋姓与宁波奉化籍贯、黄埔毕业有关，他本来可以到作战部队去当营长团长，但他生性怯懦，贪生怕死，选择了既能捞好处又没有性命之忧的军需官。

蒋同意出来与他们见见，地点指定选在黄鹤饭店。黄鹤饭店是陪都时期重庆有名的高档饭店，是达官贵人出没的地方，饭店有三层楼，一楼为饭厅，二三楼均有包间。刘家顺和范子宿在三楼订了一个包间，两人提前到达，做好准备。半个小时后蒋侯阇来了：“对不起诸位，忙啊，一直脱不开身，就这个时候来，我还给署长说家里有急事儿。”

“蒋处长是贵人，目前国事繁多，贵人必忙嘛。”刘家顺和范子宿都知道这些当官的总是要比约定的时间晚到，以显示自己如何的繁忙和重要。于是对饭店的服务生说道：“上菜，上菜。”

宾主坐定，范子宿给蒋侯阇敬上烟点上火，一会儿菜上了上来。

“鸿昌、光华二公司过去得到军需署照顾，这次初到重庆，还蒙蒋处长继续给予关照，一路上现金耗尽，建厂找银行贷款，他们要份销售合同。蒋处长，你看在军布加工方面，能不能行个方便。”喝酒吃饭只是搭台，关键是谈事，范子宿把要说的话端了出来。

蒋侯阇夹了口菜，喝了口酒，说：“军需署打算把从上海江苏迁来的纺织厂组织起来，成立重庆军布业联谊社，在征地办厂上按军工企业对待，免征税费。光华是纺织行业的老大，鸿昌是纺织行业的一杆旗帜，我今天来，也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。”

蒋侯阇口里吐着浓浓的烟圈，从烟雾的缝隙老奸巨猾地看着两位求上门来的富商。蒋侯阇是一个很有心机的人，自从这些纺织行老大一个个迁来重庆，他就开始思考一件事，那就是如何用自己手里的权力捞钱。他知道，无论这些人以前是何等的辉煌和不可一世，可是到了重庆他们什么也不是，他们要在重庆站稳脚跟，干一番事业，没有我蒋侯阇的支持，绝不是那么容易。前不久他将搬迁到重庆的纺织公司排了个队，无论他以技术实力和机器设备来排，或是以经营规模和利润来排，排来排去都是鸿昌、光华二公司在前头。蒋侯阇考虑军需署每年都有军用，如果将两家拔尖的企业搞成一个股份公司来专门生产军需品，然后自己以入干股的形式占有公司股份，那么自己每年就可以拿到可观的外快。不想，他刚有了这个想